

卷之四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八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
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

而措之耳

治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

之謂也

此章并朱解已全載性理通書家人類復無妄章

治道亦有從本而

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教則已

若須救之則須變明道帝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治本則

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為本泰之九二曰

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

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

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存有忿疾

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

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

泛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

之量而後見於施為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

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

百度慢弛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

何有深遠之慮不既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

之處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自古

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徂習安逸因循而然

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

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

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為而作或疑

漸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

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包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

之為也伊川易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

治泰之道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

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大地之生萬
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
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
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噫嗑者
治天下之大用也伊川易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
恩義日睽順中自物曰噫嗑而合解利西南無所
之所以去間也亦有治天下之大用焉解利西南無所
往其來復言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
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
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
方位坤居

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

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

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

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

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

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已安年
而無所事然興廢舉

墜修復治道以為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言謂尚有當

解之事則早為之乃言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

將復盛事也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伊川易傳張東之等不殺武三思比之九五曰顯比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

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

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已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

豫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

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

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

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

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

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田之

時圍於三匝前開一路未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

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

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

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

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

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

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立志 責任 求賢

伊川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箴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徇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

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定民志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伊川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

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自志于富
修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治表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
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
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伊川易
祀之始盥洗之時也為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
初人心精純嚴肅既為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
故為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
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顒然仰望之矣

王霸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

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

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祭

綱常純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

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

艱險反側不安之意徑委曲小作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

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

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論已愛民非

以誠心而行乎天理伯者假尊王壞夷狄計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有讓之不伴

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已朱子曰宣帝
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寬慈與傲王嚴酷與傲
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
先生此對無餘益矣
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推之以及四
海則萬世幸甚數

治道

治法

治則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
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
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伊川道
者治之
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
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

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明道遺書先王治天下
以仁義為主法固在其

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
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

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

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

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伊

艮彖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
能為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法意

教治

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

關雎詩文王妃妣氏有出閑正靜之德詩賦
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開

在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亦徒

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風可

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民法立

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

所守故放遠之橫渠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

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者蕩心之原故去亂紀之要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明道外書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止惡 止盜

大玄更六五曰積豕之牙言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

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

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

繁猶簡今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

不能止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

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

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

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
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
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
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伊川易傳聖人所以制
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
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
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說民

通變

用民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大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
至善者也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

天下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

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數伊

易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矣
譽出於人干譽則非應人矣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

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進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

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

於未窮不使至於極竟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感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盛
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有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

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
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為民立君

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

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特者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宮蓋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臺之類

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不書二者復古興廢

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伊川經說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

東西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天子之辟雍故曰泮宮也闕閉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

源之廟孟仲子曰是媒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闕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

為政 舉賢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

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

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皆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

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仲弓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
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耳明道仲弓欲
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
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小大如此推其極
致則一可以興邦一可以與邦

治綱目 漢唐 本朝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
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
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

有五代之亂

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

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
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末王璿使
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狃禍
於外關豎擅專於內馴致伍季之極亂也

於唐漢大綱正庶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

舉明道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
是謂若者府其區畫法制器做先王之遺意故亦
持天下

學政

橫渠答范英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
自古之可憂者英之謂孔孟可作特推其所得而施

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

分爲兩途則學與政皆非先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姑以

是強施之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

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

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

皆爲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

爲五伯之假名魏氏猶子則所以撫摩誣育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礪少恩五

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與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

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

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

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問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滿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能

愛民如赤子慄慄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爲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

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八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難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禮樂

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壽叙百姓太和萬

物咸若綱漢朱子曰綱君為臣綱也綱也綱者夫為妻

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

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故樂聲淡而不傷和

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

和則躁心釋

朱子曰淡者禮之發和者禮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

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優柔平中德之而後見其本於正齊肅之意耳

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後世禮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或後世禮

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

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

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欲敗度

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嗚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

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

者遠哉

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

得性情之正

明道禮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

子曰減是退讓搏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故以進為

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

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古禮既廢人倫不禮有報而樂有反元二卷為學類

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

禮所以叙人倫而施

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

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

成於樂也

伊川元本十一卷教人類歌詠聲詩溫柔

比洪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于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鄭衛心志條揚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

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

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

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

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十二卷

學校人才

明道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克備足

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

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

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

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

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

進之激厲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

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

人之道擇善致知格物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

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
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
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
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修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
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
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
天下之學教成使為學官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
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倣周
禮卿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

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

者

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伊

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

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

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

教之道禮遜為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

待賓吏師齊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

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為

吏之師法也二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

所行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
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
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
日薄謂苟得也薄今欲量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
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悌之
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
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
道舊制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按其文而不
考其實責其跡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

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于下長者守法
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
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
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於法以取
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
貳得人則善美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
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
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是以
成人才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

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畧文法而專責任也

安定湖學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彛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明道遺書元本十一卷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類治民如政教施江河渠堰之和算數如律曆九章之類

安定之門人

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明道元文十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稽古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本政之本

論語

師傳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明道先生論十事

一曰師傳

古者自天子

以成於庶人

二曰六官

天地四時

三曰經界

制民常產

未著所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必湏師友以成就其德則經界不可不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踰州縣而食莫之止貧者流離殍而莫之恤幸民踰州縣而食不足者則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四曰鄉黨古者政

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鄉遂以相融屬五曰
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相法解犯廉卑易格而道德
貢士序所射明人倫化成天下與貢士不本於鄉里
而行實不修勞民不費六曰兵後古者府史胥從受
於學技而人材多廢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
始判也今驛兵耗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
免大七曰民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
固宜漸從古制以均田務農公私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
交為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九曰分數古者四民
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於百
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聖人理財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
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十曰分數古者冠
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父之勢

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
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
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其言曰無古今
之道也○以上十條並錄節本此文

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
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
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
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
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
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
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復古之名
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

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是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為而拯極弊哉

井田 封建 經界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世之病難行者未始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

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其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欲立斂法

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

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比皆有志未就呂與叔

行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渠

語錄其平也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橫渠國有定君

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

刑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

其散之之刑有五刺類曰墨辟截鼻曰剝

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刑以代之刑或曰官辟死刑曰大

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刑或曰官刑不廢今

散持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

見得宗命實儀註解名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

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功於教化但

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

兵備

戍役

統軍

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橫渠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非若後世講

詐以為謀詭暴以為律斯其為遠古者戍役再期而

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

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

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伊州經說秋

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

故至日閉關見伊州復卦彖傳韓信多多益辦只是

分數明數分者管轄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為多寡之分

所操者管轄人亦須有法律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

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耶

謂區畫分數之官法嘗謂軍中夜警為亞夫堅卧不起不
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
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師之九二為師之主
夫堅卧帳中不起有頃遂定師之九二為師之主
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
吉恃專則失為下之道如衛青不敵車誅而具歸天
子使自裁之是也二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
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居中故有得中之象二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
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元文係十卷臨政處
類事

祭祀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
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人立影堂○自廟
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祀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
大不以影祭或一影髮不相似則所祭已別
便月朔必薦新方餼時祭用仲月
位冬至祭始祖也冬至陽之始也始祀正位
享三春祭先祖也春生於廟中正位
之享考季秋祭禘也禘成物
姓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忌日遷士祭于正寢凡事

幼者可使漸知禮義蓋主假有廟得日羣生至衆也
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
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案格天下羣合人心總攝
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羣天下
之道至於有廟則羣道之至也禮則羣道之盛也蓋
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
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羣於祭
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
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未恪言鬼神之遊散亦每
萃於宗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
廟也
故豺獮能祭其性然也伊川易傳

宗子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洎是明

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伊川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

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稱其先君因

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

宗也族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

又別為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

三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

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
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又曰一年有一年二夫
行之以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采處以至流轉四
持之以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采處以至流轉四
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

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道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
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伊川立廟院則人知所自
重其宗而不遷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
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
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古者子弟
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
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
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
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
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

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

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

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悖也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言如木必

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

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

直榦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

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

侯奪宗云

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士而命之胙諸侯為一國之主任非宗子亦得

移宗于已建宗廟為祭主

要葬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像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
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叱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
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况於死
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
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到燒春磨豈復知之安
得有天堂卜其宅兆
地獄之理宅墓宛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
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
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
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
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
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

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伊川本注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渠溝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父子異宮法

會族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則此
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
父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
族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不能齊又異宮乃容子
者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作矣
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
子古之人曲盡人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
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舉同宗

疎有分異官者亦使人子各得盡父子異宮為命士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

以上愈貴則愈嚴命為士則父子亦異故異宮猶

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橫渠凡人家法有月為一

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常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

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兩酒相與為禮詎親

治 師傅

伊川上疏先生除崇政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

傳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傳傳之德義傳附保保

其身體保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末治而不知正君知

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自消正

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

傳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今臣以為傳德義者

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

心術則德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

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

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

經筵官知之官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

之際對官言官妾之類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為規

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文集史記成王與叔虞職制

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注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親宦官女子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

縣令

明道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

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教

孝悌為先務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

恤而女姪偽無所容五家為伍五伍為保伍謂相保任也凡孤墜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

疾病皆有所養

孤墜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

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

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

耻

觀此則養民善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矣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

抵以敦本善俗為先

行狀去浮華而務實抑未作而尚本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悌

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

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

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

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朔月朔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

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入戾於法衆亦不甚
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
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
法令有未便於未便於民者衆人為之未免拘礙惟
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
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盡誠為之不容而
亦存存心寬平而區區有方也
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明道
心豈若悻悻然小丈夫之為哉明道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顯常愧
此四字元本係十
卷臨政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
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
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簿令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苟存愛物之心
必有及物之效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
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爭
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

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今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則
歸之已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
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守令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
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制民之產謂井田貢

法助之

監司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
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

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
足以警眾可也明道

臺省轉運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
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
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
理只為從前入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豈得恁地
春秋書法王人雜禮序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
於諸侯之上等王也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名分不正於

事者類制而無序年庚而不和
禮樂何以此與此自然必至之勢

獻納

意感君
愛民慮盜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
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
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臣前後兩得進講未
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管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
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
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
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
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

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

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飢將亂為可
慮而不言民飢將死

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念疾之心而無哀矜
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

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以重民懼之以

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
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格

財以防
民之變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

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

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為甸四甸為丘得平一
立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

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以致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測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諫君 正君心

次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

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

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

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發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故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温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

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伊川

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伊川

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德而有才而逐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

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遠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

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

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惟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

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遇非枉道逢

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易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未

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

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

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意順

旨惟務容悅善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險倭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

無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

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

已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與未有君仁莫不仁君

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君仁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

以一人為本一人以一心為本使人若有一念昔者
私邪必將言於其政奚待作於外而後可知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
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
之失小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
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
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明道元本係八
卷治體類孟子
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
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盡反其本凡皆
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至
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

職守 任事

職事不可以巧免
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
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欲當大任
須是篤實
明道篤實則力量深厚而
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學者不可不通

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

為
伊川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
講明世道者蓋非分外之事也
伊川曰人惡多

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

責誰做
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苟有厭
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息訟 議獄

伊川曰君子觀天木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
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

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朋契之類是也

豕傳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逆行交結朋遊親戚之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

始必謹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

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

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議獄而不無致其審也夫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也者

使臣 給事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伊川採察民隱求訪賢君實材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

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

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泛論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可與矣此制義之方也

薦才 臨民 御史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于穎昌西湖須臾容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

資居位却不求入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

韓維持

國范德禮字夷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之求知求知者失已使之求知者失士夷叟

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

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

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上

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平刑罰之嚴也

事人 使人

橫渠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

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前已嘗為之

則能使人

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已未嘗事

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私愛 公私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

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情之言

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蔽合

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川人心之

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德有惟親之

隨則違正理矣故出門而交則離所係繫而所交者伊川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

私心

元文係一卷公則萬物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

私心

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為

昔有人典選其子弟

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

選舉親之之選舉也

所得而有子弟該磨勘而不為理蓋私心之

如此是以選舉為己之私恩乃是私意也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

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本注云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

公之道何憚之避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

伊川事出於公而以私意為之即是私也故李治

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

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

方不順也

命天理也圮族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

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

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九年而功弗成然

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

強弗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

伊川經說公議革而得失莫聞父

而功卒不可成也人心離而事業莫與共之者矣父

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

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

私便不是王者事明道元本二卷為學類父子君臣

地之間者必有而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氣量限量識量德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已勝人量隨識

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見識陋

得失之間皆為之動是即量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

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今人有斗筲之

量有金斛之量有鍾鼎之量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金容六斗四升十

斗為斛十全為鍾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

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

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

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非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

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

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

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問謝玄破符堅對客

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

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口益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

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
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
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
意於其間雖驕雖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
也動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
窮居陋巷
而不知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舉世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加
損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伊天
棋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
遂治之无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
量如此明道德量大則
不為喜怒所遷

君子小人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
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
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
之時公
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
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為盡
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言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
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伊遜之九三曰係遜有
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
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
則失宜遜之時矣故有災危

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可然君子之待小人以固結其欲遷之心是以吉也亦不如是也亦不可以係恋而姑息也伊川下之道苟所當去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弃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為同德相與不洪之義而元弃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從善之機也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

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九

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以順而相保是能止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小過卦九三傳待其惡也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小人之道先當正已已一正則無難文效詐行無間之可棄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之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

則伸矣羸豕蹢躅也豕性陰蹢躅當羸時之小人雖困志未嘗不在於動也得伸則伸矣猶

咸伏而忽於忘不忘是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伊

唐武宗時憲宗為君臣契合莫論之官之徒
帖息異伏若無能者而不知其在末也繼
嗣重事卒宣者之手而德解之六三曰負且乘
裕逐矣蓋無之間所當深察

致寇致負各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

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質者小人之事乘

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政事者貞也然而陰柔若能

大正則如何曰六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

為君子矣伊川元

君子同異 常變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

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聖賢

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乎天

賢安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

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伊川同而能

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推理之從耳然其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末深也傳

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

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

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交應此理之常

六當常之時知言而不知變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
求之過深是以三六凶悔也
答者皆汝常者也伊川素舊也

防過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
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
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為善 事有時而當
過所以從宜然豈可其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
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小過伊川禮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為足恭哀為毀瘠儉

為鄙恡又失其宜矣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
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
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
味甚矣豈有光也伊川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傳既過而強為悅何輝光
有之

任濟大事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無咎
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天
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

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
已當之為勝任不然上下皆有咎也

伊川大作即厚

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克齊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

處旅困

謹小物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

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

咎也

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教人處旅在旅

困之道當畧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也

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伊川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

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克勤小物取難明道不忽於謹之至也

更革

守法

變法

革而無其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

也

伊川革卦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居今

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

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

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明道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

而守上之法今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議事

言論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

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荆公為之媿屈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從中堂議事容一言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其私已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本註云如荆須是聰

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註云如荆須是聰

其言也厲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兒厲剛決之意理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

言之耳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無疑懼 毋急迫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見理 氣類

無疑懼 毋急迫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

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

避所以心通橫渠易說此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木之就下則沛然

而莫禦何往明道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

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

迫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
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隱惡 盡禮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
意○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
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伊川此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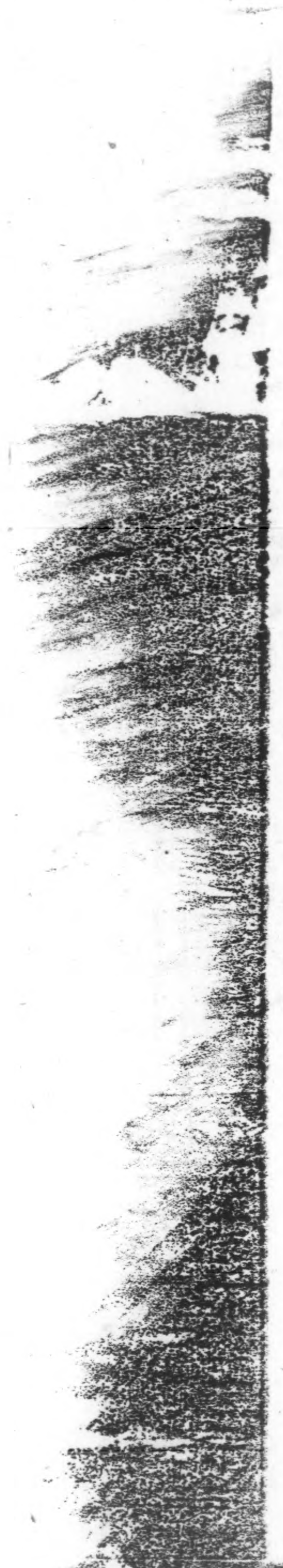
右師言
同意

不訕上 不毀短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明道朱子曰下訕伊
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揚人之短

本為薄德
況前輩乎

分類近思集解卷之十一



近
政
七

書